

马克思生存论辨正

张有奎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通过对生存与实践、生存论与存在论两对概念的辨析,马克思生存论超出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变革彰显出来。这种变革虽然与存在主义的呼声具有某种类似性,但事实上二者具有原则性的不同。混同马克思生存论和存在主义,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马克思生存论的退化理解。马克思生存论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生存论;传统形而上学;存在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5)04-0046-03

在当前马克思哲学的许多讨论中,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核心概念的含义不清,导致了許多无谓的争论。就马克思生存论而言,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存和实践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有没有必要提出生存论概念?生存论是什么含义?它与实践论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生存论和存在论又是什么关系?仅仅是名词之争还是有实质的意义?若果有实质意义的话,原因在哪里?表现在什么方面?

一、生存与实践、生存论与存在论

生存,德语词是 Existenz,最初的理解中曾被把握为“实存”,康德和黑格尔就是在“实存”的意义上理解这一词汇的。然而,在对“人是什么”的深化认识过程当中,哲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的存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生命存在物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一种“生成着”的存在,因而区别于“实存”,人的存在被把握为“生存”。

生存是指人的生存,只有人才谈得上生存,或者说,人就是生存性的存在,而不是实存性的存在。那么,何谓生存呢?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的论述中得到某种启示:“此在能够这样或那样地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此在无论如何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我们称之为生存。这个存在者的本质规定不能靠列举关乎实事的‘什么’来进行。”^{[1](P15)}也就是说,生存是一种可能性的筹划,是向未来的展开,它的本质总是体现为动态性质的“有待去是”,而不是现成的存在者。生存的本质规定说明了人不可能是完成了的存在,人之生存展现为一个动态的完成过程。“此在永不可能从存在论上被把握为某种现成存在者族类中的一员和样本。”^{[1](P50)}相反,其他生命物是实存性的给定的存在,是被规划好了的存在。

站在一种抽象的立场上,对人的生存的理解的误区在于,认为人是肉体 and 灵魂两部分构成的。当强调人的肉体的时候,生存就被理解为动物性的生命的存活,就是生命个体的感性生

存,人的类生命的性质和社会性被简单地等同于动物性的群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确证降格为物与物之间的对峙;当强调人的灵魂的时候,生存被理解为精神性的生存,人的生命中的超越性的一面得到了强调,但是,这种超越是没有根基的无限拔高,最后成为绝对和永恒的领域和王国,成为现实的人根本无法达到的彼岸和理想。这种抽象化理解的误区的根源在于,受传统实体化思维方式的影响,以一种二元割裂的方式肢解了现实的人。结果是,人的生存被作了实存意义上的理解,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被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了。

人的真实生存是人与世界的粘连。这种粘连是人与世界的一体化,是主客认识关系建立的基础和前提。避而不谈人的生存的主客认识关系,事实上只是次一级的问题。换句话说,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优先于理论关系,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通达现实生活世界,揭示人的真实生存,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才能够得到说明。试图通过主客认识关系通达人的生存,这样的结果恰恰是遮蔽了人的生存。俞吾金先生形象地作了一个比喻:“知识犹如原始森林中落下来的枯叶,把地面牢牢地遮蔽起来了,人们再也看不见地面本身了。”^{[2](P16)}知识本来作为“枯叶”是造物,是生存之“大地”滋养的结果,“大地”是知识这一“枯叶”的根源,而不是相反。但是,当知识被用来解释人之生存的时候,似乎生存是被知识规定的,而不是生存规定了知识,结果颠倒了知识和生存的关系,真正通达生存的道路被遮蔽了。

实践是人的特有的生存方式。生存与实践的关系,也就是生存和生存方式的关系。为了表达生存和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国内有学者甚至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实践—生存论”^[3]。

人通过自己的生存实践活动,不但创造了属人的自然界,而且创造了人本身。实践是人的生存的本质,是人的生存的根本维度。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收稿日期:2005-03-13

作者简介:张有奎(1971-),男,陕西凤翔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师,哲学博士,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哲学研究。

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P25)}

生存论揭示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它的本质在于强调人的生成性。它的目标在于通过廓清知识论的理论地平,敞开一种新的视域。吴晓明先生指出:“知识论路向的性质是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而生存论路向的原则却要求自身达于使得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世界得以成立的更具本源性的领域,因而其性质是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和前反思的。”^{〔5〕}这一说法准确地提示了生存论的实质和基本精神。

生存论的出场方式是以批判传统本体论或者说存在论的方式进行的。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本体论有特定的含义。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首次对本体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他讲:“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6〕(P189)}这种本体论的特征是超验性、思辨性、终极性。这种本体论哲学的目标是建构一个思辨的终极性的范畴体系,然后以此为基础和根据说明和解释现实世界。它遵循的是本质主义的路线,即把多样的世界还原为单一性的某一种物质性的或者精神性的存在,并认为这种存在是永恒的、超历史的,是世界的真理和最后根据。本质主义“肆虐”和“泛滥”的最大弊端在于,它导致了人和世界的疏离和割裂,现实生活世界成为遥不可及的东西。生存论的基本立场与传统本体论完全不同。生存论要求放弃用超验的终极的尺度外在地审视和裁定人的生存、生活的做法,放弃用超历史的普遍性、一般性、永恒性、逻辑、规律抹杀和否定个体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做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生存论放弃了理想和道德生活,放弃了内在的追求和价值的崇高,放弃了审美和对人生意义的探讨,而是要求重视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归还给自己,在现实中而不是理论中实现人的解放,使人的生存活动真正成为体现人的本质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生存论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恰如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波澜壮阔的哲学运动,基本上可以看作生存论转向的过程,即从实存转向生存,从注重超验的世界转向注重现实的感性世界,从抽象转向具象,从彼岸转向此岸,从关注群体、类、国家、民族的宏大概念和普遍性价值转向关注个体、个人的微小叙事和独特价值,从抽象理性转向理性非理性的统一。由于哲学主题的转换,传统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变得有些陈腐不堪,逐渐成为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当代哲学强调的是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范畴和概念:在场和不在场、烦、畏、死、生存和实存、肉体 and 体验、语言和表达、理解和解释,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生存论”这一术语,恰好相反,它是国内一度非常反对的西方哲学家的专用词,特别是存在主义者如雅斯贝斯、萨特以及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用语。那么,马克思的文本中究竟有没有生存论的思想可以挖掘?实践论和生存论是对立的还是一致的关系?提出马克思生存论的理论意义何在?

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是在存在论层面发动的。他不是要建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彻底否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要求“终结哲学”。通过强调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决定性地超出了概念、逻辑、范畴占支配和统治地位的世界,对思辨哲学进行了批判,先期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清算和超越,开拓了新的哲学范式。这种新的哲学范式和西方的生存论转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实践论和生存论是一致的,两者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关系。实践论和生存论内在统一的理论

根源还在于,实践作为人的生存方式,本身就内蕴着人的生存论结构,揭示着人的生存状态。脱离实践的所谓人的生存,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生存观。

二、马克思生存论与存在主义的原则区别

尽管当前国内外不少学者意识到了马克思生存论的转向,但由于致思路向的差异,彼此之间对于马克思生存论的理解并不相同。一些具有开拓性的学者试图通过比较马克思和某种现代西方哲学的流派或者人物的思想阐明马克思生存论,然而可惜的是,由于不加分析和批判地引用一些西方学者的思想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马克思生存论和其他西方学者的思想和观点的混淆。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一些学者在引用存在主义的文献时,并没有严格地区分二者的重大区别,导致马克思生存论和存在主义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这里的任务是比较马克思生存论和存在主义的基本理论旨趣及其致思趋向,阐明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异质性。在进行这一工作之前,对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进行简单的清理和廓清是必要的。存在主义对于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阐明和揭示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克尔恺郭尔作为存在主义的先驱,率先强调感性个体的生存和非理性的体验,反对柏拉图以来至黑格尔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蒂里希的研究,谢林才是第一个使用“生存”这一术语与哲学中的本质论相抗衡的人^{〔7〕(P105)})。在克尔恺郭尔看来,人生的阶段或者说生存方式有三种,依次为:美学的享乐的;伦理的善的;宗教的圣洁的摆脱了世俗的物质束缚和道德束缚的。人可以而且必须在不同的生存方式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他反对把人生作为客体化的对象进行知识论意义上的研究,认为一个逻辑的体系是可能的,一个关于存在的体系则是不可能的。根据美国让·华尔的研究,克尔恺郭尔的生存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它不能被定义,不能被客观地认识;“生存”的关键在于“生存者认识他自己”;生存还意味着一个有自我意志和热情的个人;生存还是一种生成^{〔3〕(P37)}。

雅斯贝斯认为人的生存不是可以定义的对象性存在,不是科学和知识的对象。生存的本质在于趋向超越存在。在雅斯贝斯看来,作为大全样式的超越存在是上帝的别名,这个上帝不是彼岸的人格化的造物主,而是指此岸的人和世界的统一性,它是人的生存趋向的目标。然而,人是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所以,人的生存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可能性和过程。从人的有限的生存到达无限和绝对的过程就是自由。换句话说,生存和自由是同义词。

萨特为存在主义的确立和流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受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影响,萨特摒弃了传统哲学的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本质与现象、存在与意识等二元分裂的观点,主张在人的生存现象之外并没有一个外在的本质性的基础和支撑物,现象本身就是存在和本质的直接显现。“显现并不像康德的现象返回到本体那样返回到存在。因为显现背后什么也没有,它只表明它自身(和整个显现系列),它只能被它自己的存在,而不能被别的存在所支持。”^{〔8〕(P4-5)}萨特认为,意识是使存在本身显现为现象的存在条件,但这并不是说,意识派生存在。萨特根本不赞成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唯心主义原则。他说:“被感知物的存在不能还原为感知者的存在,就是说不能还原为意识,正如桌子不能还原为各种表象的联系一样。”^{〔8〕(P16)}意识的超越性就在于它能够通达外部世界,通达自在的世界。自在本身脱离了时间性,无所谓过去和将来,是其

所是地存在着,与是其所不是的自为存在相勾连。自为是非存在和虚无,是与自在存在内在关联的否定和超越性的活动。萨特认为,人的自为存在也就是自由。自由不是人争取的结果,而是无法摆脱的状态,自由使人获得了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说,在萨特看来,人的本质不是既定的不变的现成物,而是生成的过程。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不足在于过分关注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所以,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研究存在本身,即存在者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存在不是存在者,不能给它下定义。存在的本质就是“在起来”。能够领会和澄明存在的唯一存在者就是“此在”,即主客二分之前没有任何规定性的人的存在。此在的存在就是“生存”。

从前面对存在主义的几位代表人物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彼此之间观点不同,但都已经意识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缺陷,自觉地与传统哲学保持了距离,并力图实现哲学的变革和创新。就此而言,存在主义对于完成生存论的当代转向功不可没。存在主义力图敞开的哲学新视域,与马克思通过实践所开拓的生存论视域相比,尽管有诸多精神上的相似点,但二者之间也有原则的区别。具体来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的态度上,双方都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存在主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存在主义拒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然而,存在主义的许多杰出的代表最后纷纷又落入了传统形而上学之中。正如海德格尔批判尼采最终复归于形而上学一样,萨特批判他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最终复归于形而上学。萨特本人也没有摆脱这一宿命。至于海德格尔,在德里达眼里也是没有超越传统的藩篱。《存在与时间》之所以在写出上半部之后没有下文,原因就在于海德格尔自己意识到自己正陷入自己所批判的形而上学之中去。然而,马克思生存论通过实践彻底贯穿了内在性,确立了现实生活世界,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

其二,在哲学的理论目标上,双方都强调人的生存,试图通达人的本真存在。但是,存在主义强调的是生存的个体性,而马克思强调的是个体生存的社会本质。存在主义者自觉地放弃了对对象化、实体化的生存观,认为不能用知识论的方式对待生存,认为生存的根本特征不是现成性而是生成性。这种看法对于破除传统的陈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注重个体的感性生存,强调个人的独特感受,放弃和否定人的社会性,把人和社 会对立起来的做法却是走得太远了。萨特认为他人就是地狱。他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性存在和历史性生成,没有揭示出人的生存本质,只是对人的生存现象进行了外在的描述。他认为马克思哲学存在“人学的空场”。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的“在世”概念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哲学地加以回答。而且,海德格尔并不是一般地描述人的生存境况,而是深入地分析人的生存结构,超越了一般的对存在主义的理解。

其三,在对待理性的态度上,存在主义多数排斥理性强调非理性的方面,强调情感、意志、忧、烦、畏、恐惧、怕、绝望等等;在马克思生存论视域中,理性和非理性的二元分割本身就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结果,不论是强调理性还是强调非理性,理论根源是一样的。所以,马克思并不排斥理性,也不排斥非理性,主张理性和非理性在人的生存活动中的统一。

其四,就生存的态度和对自由的想法而言,存在主义多数持一种悲观的人生态度,认为人无法摆脱死亡、恐惧、烦恼等,同时又认为人具有超越性,可以不断跨越自己的界限,创造自己的本质和未来,而这种超越性和创造性就是人的自由。他们

倾向于从纯粹主观的角度理解自由概念,认为自由不是人努力争取的目标和让人激动不已的理想,而是人的不能摆脱和逃避的命运。马克思持一种现实的积极乐观的生存态度,认为自由是人的主体性的自我确证,是人摆脱束缚的状态。自由不是空洞的名词,而有着现实的具体的历史内容。

三、马克思生存论的理论意义

提出马克思生存论,不是名词的花样翻新,而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具体来讲,该词的优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调了人的历史性生存,有利于克服对实践的实证化和庸俗化理解的弊端。有学者指出:“人们之所以在坚持马克思所开拓的‘实践转向’的哲学道路的理论进军中又提出所谓的‘生存论转向’,就在于‘实践’作为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它需要从人的‘生存’出发而获得全面的、深入的理解,以避免把‘实践’视为某种抽象的‘客观活动’。”^[9]

其二,有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体会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革命性意义时,由于缺乏提示性的范畴和术语,常常被作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实践本体论”的失误即在于此。生存论明确表达了不同于传统哲学范式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有利于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直白地以自然的态度理解生存论概念,只是说这一概念提示了一条道路。

其三,有利于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和沟通。在许多西方哲学家眼里,马克思只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或者承认马克思的哲学地位,但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家。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马克思的哲学旨趣不在于建构体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马克思哲学的概念和术语难以和现代西方哲学对话和沟通,造成了许多误会。从生存论角度深入挖掘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并加以阐明,进一步和西方哲学相比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背对西方学者的责难,闷头只顾自己的研究,不以开放的发展的对话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哲学,容易走向僵化和导致教条主义。

参考文献:

- [1]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上海:三联书店,1999.
- [2] 俞吾金.问题域外的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3] 邹诗鹏.实践—生存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吴晓明.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路向[J].哲学研究,2001,(12).
- [6]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7] [美]蒂利希.存在的勇气[M].成先聪.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 [8]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 [9] 孙正聿.“生存论转向”的哲学内涵[J].哲学研究,2001,(12).

(责任编辑:刘晓英)